



梅林山下

(河北梆子)

北京青年河北梆子剧团集体讨论 鲁就执笔

梅 林 山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94 字数 39,000 印张 $2\frac{1}{4}$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4

1964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4)0.28元



生产队长李子良（右上，刘方正饰）受地主和富裕中农的拉拢，擅自不买增产所需的化肥，将队里的资金用于“搞运销”，作投机买卖，和生产队副队长余大才（左上，鲍启明饰）及社员发生冲突。李子良的妹妹、大队党支部委员李阿宝（中，杨登玉饰）及时赶到，严正批判了李子良的错误行为。

北京青年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剧照 吴松林摄



地主余老四(右, 侯新飾), 勾引富裕中农余貴发、史瑞仙共同为生产队长李子良設宴, 向他敬酒祝賀即将“复姓归宗”, 妄想夺取领导权, 恰好被史瑞仙女儿小蓮(左, 王秀紅飾)发现。



李老奶奶(右)向李子良讲述他亲生父母惨遭封建反动势力迫害丧身的悲惨往事,激励李子良永远听党的话,不要忘本,不要丧失阶级立场。



大队党支部委员李阿宝(前)和公社社长(李子良的养父)李长根(中,許宏達飾)等,當場打开地主余老四(右一)私藏了十四年的箱子,搜出地主的“变天册”,揭露了地主阴谋破坏,一直妄图变天的恶毒罪行。

人 物

李长根——男，年近五十，梅林公社社长。

李子良——男，二十五岁，甜水湾生产队长、长根养子。

李奶奶——女，年近七十，长根养母。

李阿宝——女，二十三岁，大队党支部委员、长根女。

余大才——男，二十四岁，甜水湾副队长。

余三公——男，六十五岁，老贫农。

余贵发——男，五十多岁，富裕中农。

史瑞仙——女，五十岁，富裕中农，贵发妻。

史小莲——女，二十二岁，瑞仙养女。

余老四——男，六十多岁，地主。

男社员甲、乙、丙、丁等若干人（其中民兵二人）。

女社员甲、乙、丙、丁等若干人。

第一場

〔幕启：村河畔，一株老梅怒放；远处山上一片梅林，朝阳照上李家屋門的新对联，屋侧几株翠竹，挺拔直立。

〔歌声远起。

〔領唱：

梅林山上梅滿山，

〔合唱：

梅林山下梅花鮮；

自从引来梅林水，

苦水灣成了甜水灣。（幕徐起，歌声渐近）

甜水灣，河水弯弯流水甜，

甜水灣，也有晴天和阴天；

且莫为，丰收鑼鼓歌声醉，

須提防，牛鬼蛇神起波瀾。

〔在合唱声中，鑼鼓喧天，幕后群众一片贺年声。李奶奶上。

李奶奶 (唱)春节锣鼓震天响,
丰收人人喜洋洋。

[李阿宝上。

李阿宝 奶奶,您还没戴花呢!

李奶奶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戴花?

李阿宝 戴上好,过年嘛!

李奶奶 好,戴就戴上。阿宝! (唱)

一朵红花戴头上,

红花迎得红太阳。

李阿宝 (唱)村前村后歌声起,

李奶奶 (唱)唱的是党的恩情照四方。

李阿宝 (唱)歌唱人民公社好,
歌唱集体力量强。

李奶奶 (唱)去年逢灾未减产,

李阿宝 (唱)鸡鸭成群稻满仓。

李奶奶 哈哈! 阿宝,你哥哥让我等你爹回来。商量商量他跟小莲的婚事,我看你跟大才的事也一块儿办了吧!

李阿宝 奶奶,我哥哥的事,您跟我爹看着办,我的事您先别提,还早着呢!

李子夏 (边扣外衣由屋内走出)哈哈,得了吧,嘴里不乐意,心里可……

李阿宝 哥哥!

李子夏 妹妹，别不好意思，够条件啦，个人幸福为什么不争取呢？

李阿宝 哥哥，近来你可太关心自己啦！

李奶奶 是呀，你爹说过：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李子夏 （付之一笑）奶奶，三年灾荒都过去啦，群众生活也提高啦，干部也不能艰苦一辈子呀！

李阿宝 哥哥你……

李子夏 算啦，你别跟我闹矛盾，奶奶，我到桥西余家大爷家拜年去。

李奶奶 你爹快回来啦，你还出去？

李子夏 我马上就回来。

李奶奶 那可快着点儿！

李子夏 耽擱不了。（匆匆下。）

李阿宝 奶奶，您太惯着他啦！

李奶奶 嗨！从打他跟你妈到咱家来，就跟着咱受苦受罪，你妈死的又早，我总说他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谁还忍心说他。（话题一转）嗨！说这些干什么。走，上堤上去，看你爹回来没有。

李阿宝 哎！（扶李奶奶向堤上走去。）

〔幕后群众声：“社长回来啦……过年好哇！”李长根声：“好哇！大家都好哇？……”〕

〔余大才上。〕

余大才 老奶奶，长根叔回来啦！

李奶奶
李阿宝 在哪儿哪？

〔李长根上。〕

李长根 娘！

李奶奶 长根你回来啦？
李阿宝 爹 您

余大才 老奶奶，您过年好？

李奶奶 好！大才，你也好？

余大才 好！我子良哥呢？

李奶奶 上余家他大爷大媽那儿拜年去啦。

余大才 (不高兴地)他知道长根叔回来，还往那儿跑，我找他去。

李阿宝 快点回来！

余大才 哎！（下。）

李长根 子良跟余家倒挺热火。

李奶奶 是呀，他跟小蓮挺要好，你看他們这婚事配不配呀？

李长根 这事还是让子良自己做主。不过余貴发在这几戶富裕中农里，算是最落后的啦，子良他大媽史瑞仙，思想也够噲，恐怕小蓮也……

李阿宝 爹，小蓮还好，挺听话，劳动也好。

李奶奶 是呀，小蓮不是余家亲生，說是养女，还不淨受他們的气。

李阿宝 就是他大媽太討厭，到处放風儿，快把奶奶气死了。

李长根 哦！她說什么来着？

李阿宝 奶奶，您跟我爹說說吧！

李奶奶 咳！（唱）

說什么打碎花盆見根底，

說子良不姓李来本姓余。

李长根 那誰不知道，子良不是我亲生的儿子。

李奶奶 （唱）她还說貴发要认侄为子，

要与小蓮配夫妻。

李长根 余家跟您当面谈过嗎？

李奶奶 还没有。

李长根 您問过子良嗎？

李奶奶 問过，子良这孩子有良心，他說我是奶奶一手养大的，一辈子跟奶奶在一起，别处哪儿也不去。

李长根 是呀，孙子、孙女是您一手养大的，誰还比的了您亲。

李奶奶 那还有你这爹呢！

李长根 子良姓余姓李我倒不在乎，怕的是跟他們在一块儿学不出好来。

李阿宝 爹，近来我哥哥有些变了，队上的事儿一碰上他

大媽就什麼原則都沒了，別人請假不准，他大媽一說就行。還有那黃牛錢，一直到現在也還不上。

李長根 那你這大隊黨支部委員可要抓緊啲？

李阿寶 我們也抓啦，生產隊干部剛開過會。

李長根 光靠開會不行，還得要抓具體問題。現在農村階級鬥爭很複雜，有些投機倒把分子專拉干部下水，有的還跟地主富農分子勾結起來興風作浪。子良年輕，又有些傲氣，很可能上了他們的當。以後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叫他向大隊請示匯報。娘，我不在家您可得分管着他們點兒。

李奶奶 少不了說他們幾句子。（忽然一轉）你看光跟你們說話啦，連年飯都忘了，走，屋裡去。阿寶，你去把元宵煮上！

李阿寶 哎。

〔同下。〕

〔史瑞仙上。〕

史瑞仙 （唱）老倆姻緣配的巧，
吃虧不干把便宜撈。
貴發去把生意跑，
省力賺錢辦法高。
哪怕你隊裡多死板，
有子良給我撐後腰。

今几个再把子良找，

还是請假跑运銷。

哎呀！四叔又給我們介紹一号买卖，我再找子良請个假去。（听見李长根說話声）哎呀，长根回来啦！別找釘子碰，干脆我回去。

〔史瑞仙欲下，回头与李子良碰面。

李子良 大媽，我給您拜年。

史瑞仙 （不語、但摆手）……

李子良 怎么啦？

史瑞仙 （小声）你爹回来啦！

李子良 我爹回来啦？那您屋里坐会儿。

史瑞仙 不啦。你大爷給你买了条花圍巾，来，你围上看看。

李子良 （半推半就）大媽……

史瑞仙 嘻，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替李子良围上）嘿，真漂亮！可惜还缺一块手表。

李子良 看您說的，我哪来的錢买手表呀？

史瑞仙 甬着急，大媽准叫你戴上。

李子良 哎，想起来啦，大爷卖的那条黄牛錢，該还给队上啦，會計可催了好几回啦！

史瑞仙 （装模作样）黄牛錢？

李子良 您忘啦？就是年前冻死的那条黄牛，不是让大爷卖的嗎？

史瑞仙 (好像想起) 那笔錢呀……(故意閃开) 子良, 有人卖一头带胎母猪, 可便宜哪, 这整儿(比做六) 这零儿(比做五)。

李子夏 六十五块, 可真便宜。

史瑞仙 你想要不想要哇?

李子夏 要倒是想要。

史瑞仙 是呀, 我想你快跟小蓮結婚啦, 也该置点儿家当呀, 就給你留下啦。

李子夏 那我手上錢可不够哇。

史瑞仙 是呀, 我就拿这笔錢給垫上啦。

李子夏 哎呀, 怎么能用这笔錢呢? 这是公款!

史瑞仙 什么公款不公款, 这也不是长借, 等你大爷再进趟城就归上, 誤不了事。子良, 你大爷还得請十天假。

李子夏 大媽, 队里剛开过会, 以后社員不許随便請假。

史瑞仙 那怎么办呀? 你們結婚的东西都得买, 再說那黄牛錢也得还呀!

李子夏 那怎么办呀?

史瑞仙 我看还得让他去一趟, 别的还真沒法子。

李子夏 嗨! (无可奈何地) 好吧, 那就再去一趟, 可是告訴大爷, 以后可不能再請假了。

史瑞仙 行, 行, 我告訴他。(欲下。)

〔余大才上。

余大才 貴发嬌儿，有事嗎？

史瑞仙 是呀，有点事。你貴发叔得进趟城，請几天假。

余大才 什么？又請假！子良哥，我可不同意。

史瑞仙 (得意地)队长都准啦，你呀，就湊合点吧！(下。)

余大才 子良哥，剛訂的制度，你又破坏，我真对你有意見。

李子夏 你嚷嚷什么？他們有急事嘛。

[李长根上。

李长根 子良，什么急事？不进屋去說。

李子夏 (尷尬地)爹，我是說有个急事，要跟您商量商量。(一边做眼色示意余大才。)

余大才 (見狀怒)长根叔，我有話可真憋不住啦。

李长根 有話就說嘛。

余大才 余貴发不好好生产，光搞投机买卖，队里決定不許他請假，可子良哥又准他十天假。

[李阿宝上。

李阿宝 哥哥，你怎么又准他假呀？

李子夏 (难下台地)不同意就算啦，有什么了不起的。

余大才 还有一件事，剛才我去找子良哥，道上碰見三公爷，說史瑞仙逼三公爷还賬，强把一头帶胎母猪折半价給买去了。

李子夏 (不觉一惊，自語)怎么，那母猪是三公爷的？

李长根 子良，这事可严重啊！旧社会財主逼債，折价买

猪，不算新鲜。可在新社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件事你得给你三公爷办办去。

李阿宝 哥哥，咱们对三公爷的关照，可太不够啦！

李长根 那可不行！土地改革靠贫雇农，搞生产也得靠贫雇农。我们可不能把这些老土改根子给忘了哇！

李阿宝 爹，我还听说，有几户富裕中农，在群众中说什么吃粮靠集体，零花靠自己，弄得人心惶惶，都想去搞点投机买卖，出勤率很受影响。

李长根 子良，有这么回事吗？

李子夏 爹，这个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李长根 什么看法？你说说我听。

李子夏 生产队主要是抓粮食，别的也顾不过来，让他们做点小买卖儿，也能提高他们生活。其实这也不过是针尖儿上削铁，有限的很，弄不好还得赔本呢！

李长根 （生气地）什么？针尖上削铁？

李子夏 （一怔）……

李长根 子良，这怎么是针尖上削铁呢？这是资本主义势力抬头，你怎这么麻痹呀？连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都弄不清楚。（稍平静）好吧，咱们到队部去，有些问题我正想找你们干部谈谈。走吧！

〔李长根、余大才、李阿宝下。〕

李子夏 好你大才呀！在我爹面前告我。哼！反正我一